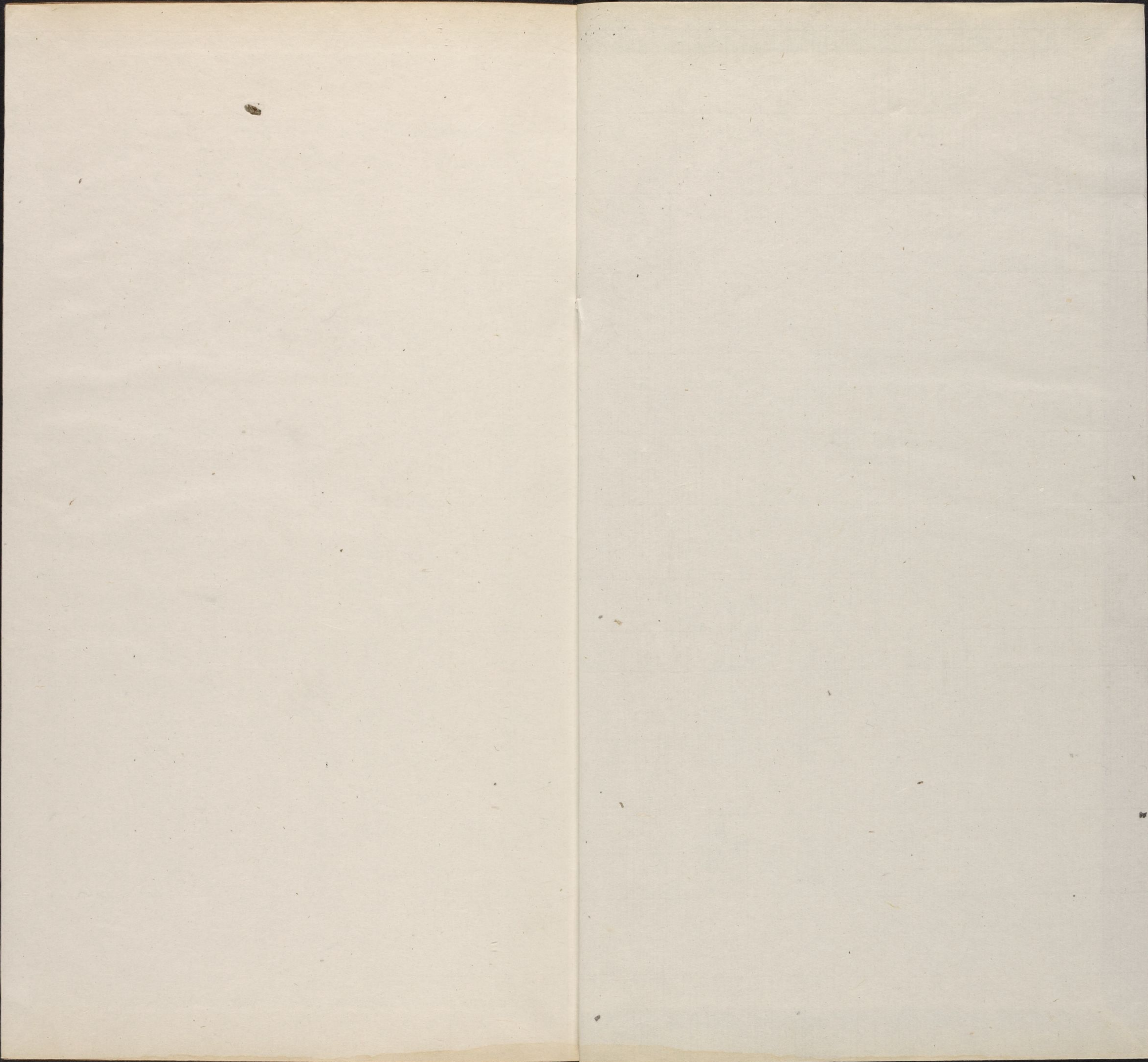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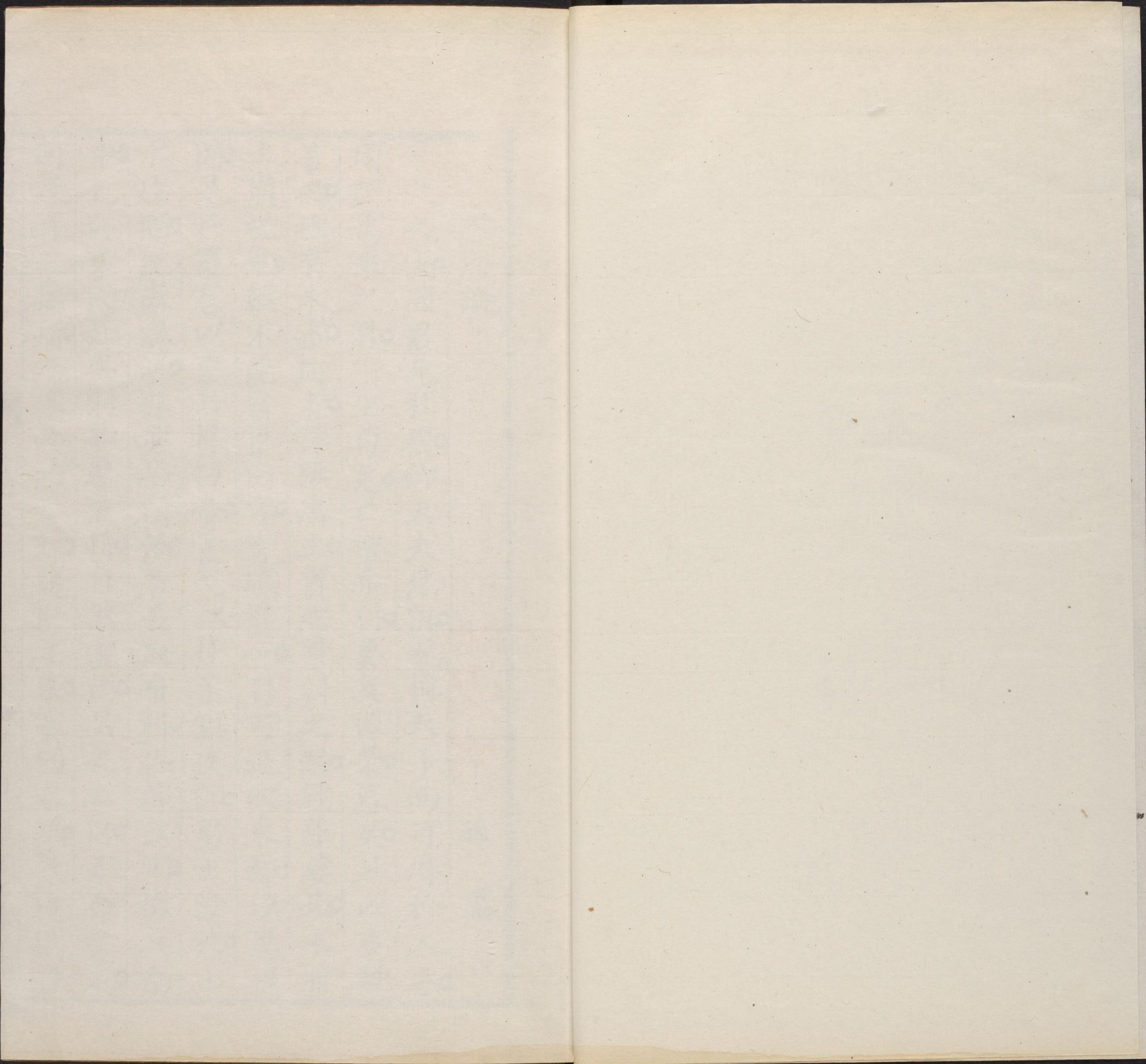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2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00 KING STREET WES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世周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孫盛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異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

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
 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
 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
 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
 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烏窟。終能建功立
 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
 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闡。主周實。驚臣方之申
 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魏論

司馬光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
 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荆豫。
 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
 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
 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
 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
愁怨盜賊蠡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
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于
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
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
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
救况庸君乎

魏德論

曹植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辰星亂運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
武王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
一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基北蠻首
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肝乎若潰海
愠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練鋒星陳而元遠振躍道
南封荆人封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
摘矯制於遐川仰屬目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
笑驃騎於初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

古詩九卷
卷之五
不賓憲度增飾日曜月明跡存平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
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訥也發不世
之明詔薄居而弗從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
神明已興神祇致祥乾靈効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
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
弗能况天網弗禁皇網圮紐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
皇父創迹於前陛下光美于後蓋所謂勲成于彼位定于此者
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焱其
露匝時農夫詠于田廡織婦欣而綜絲黃吻之風含哺而怡飴

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
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
月極禎祥于遐奧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于萬機復逍遙乎六
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壘畔超天路
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于三皇豈徒論功于大漢天地
位美允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
既作興頌聳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
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流餘祚于黎蒸鍾元吉乎聖
主

魏刑罰論

魏 叔

二儀既判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
 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
 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
 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而逾變
 淳化所陶下以淳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
 流既統姦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青艾肆赦舜命
 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

古論大卷

卷十五

魏刑罰論

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囚於夏蓋有損益周禮
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
石平罷民右勝石達窮民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
羞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亳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
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汜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
戰國競在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
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為虎狼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
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姦偽並生赭

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
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
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
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
也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秦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
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
求生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
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
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
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
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
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
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
權畧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

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皆云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子雖復名微衆寡
 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
 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邢顥程昱賈
 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聘熊羆
 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
 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種而有之
 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滅霸之
 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

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
 存也救弊即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
 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颺颺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
 而方兩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魏邦緊其是賴一言不合五
 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噐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
 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
 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鷗
 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

懼何獲所以帶藥揚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著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欲貞容其怨讟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歎使庶人不識宜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讎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也則吾未知若

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謀籍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才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嶠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胃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

南詔九龍
卷十一
王五
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
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魏武帝論

蘇軾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
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
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
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
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
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
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
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百

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彊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

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可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之

古語考
卷五
五十七
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二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彊而未見其能一也

曹公論

陳亮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于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々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于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于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

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
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綉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
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畧平矣其為患者荊州二劉江
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
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
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
夫荊州至近表又覆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
之所欲為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
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攷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

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邊患而反為璋魯
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
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
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
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
肩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
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
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為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
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

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人方揖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根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

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郎魯肅雖百萬軍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廼成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徒

事乎不足急者以感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為曹公耳目
規圖益州得之則荊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
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忘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
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
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
臂俱廢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荊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
蓋其失止于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于此故夫取
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
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三袁蓋亦得術之一

二然公巧于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
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文帝論

孫盛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
 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
 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
 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
 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暮仲
 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
 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
 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練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

見

魏文帝

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濟功服其馬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臧洪論

秦觀

臣聞臧洪以素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寔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歆有甚于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忠有所不避者非不惡先以其所惡有甚于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于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寔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

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

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竦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
 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
 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
 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
 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
 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
 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
 夫賢能不能無過苟真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

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賈詡論

蘇轍

曹公入荊州隆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之知公無并吞之心雖

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
客借兵於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
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
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
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
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
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旣定馮險守要不可犯
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
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

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
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
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旣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維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
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
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鄧艾論

何去非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
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與
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權而其不濟常主于固夫以
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
之不知所以矯者于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
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昔
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蘓建盡亡其軍于今當斬青以不敢專
誅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臣與師之順

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
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于外也而以狀聞
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蓋以衛
青不戮蘓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
于令為縱寇也鄧艾之伐蜀也出于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
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畧以為闔外之任當制
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
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于誅而不悟也夫艾
之專制者非出于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與譽求全而失于董卓

故既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于今為石渠也
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
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也急于智名而銳于勇功喜邀
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嘗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于其身者
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劔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憊
于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為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
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
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
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于以羶自裹輪運而下

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悸迫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又為以肉齒餓虎矣又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又以其身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又無以取勝于速而其勝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潰敗者亦又致也夫竒道之兵將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應聽于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乘危而徼倖也西漢中興之

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畧觀其為兵期于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于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卒至制敵于股掌之上安邊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勲他將無與焉幾于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又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鄧艾論

陳亮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于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為福不幸而不成則為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

溫之伐蜀也師次窄橋李勢率眾出戰龔護戰眾懼欲退而鼓
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
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
主殊勢而勢又決死于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
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
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
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窄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
符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眾少退而堅眾相蹂遂進敗之
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

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眾寡不敵而既又求
奮于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
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驕且
眾相蹂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
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
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為謀者如此其久
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
為勝何名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
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

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畏氈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
 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為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
 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
 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
 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
 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
 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果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
 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
 入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于後世者也

十五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六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徐鳴臯聞仲甫編次

孫堅論

何去非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
 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迫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
 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
 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恣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
 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
 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

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
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
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
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
自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
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為己資遂以驕肆此
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
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
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

將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咸令疏其子
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
屬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
滅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去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
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
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
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
從之袁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
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勢之便

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違矣司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不俟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孫堅

孫堅孫策孫權論

南宮靖一

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矣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鸞剛果當時鮮及觀其導溫戮卓不許和親汎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者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

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
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謀
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為孫氏之所
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
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
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
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為不義其
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論

陳亮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群情有不測之
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
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
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
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于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
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懼之則啗以
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于有成
效昔者漢高祖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

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
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
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
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
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
言甘其心忍一雁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
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
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
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關關

迫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
章却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群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却
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
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
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奉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
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
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
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畧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
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

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以
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于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
幸天下裂土分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
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
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咱以言吾曲
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主關中然
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
旌北首則西河可指揮而定山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
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于

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
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
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
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
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
不惑于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
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
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于孟德而魏文繼立始
曲意事之陷以其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

古論州觀
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
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
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于幸權之不成實出于不幸故夫天
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吳三嗣主論

陳壽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
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
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
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
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端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
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膏首分離
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

之澤也哉

魯肅論

秦觀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于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古論大觀

卷六

魯肅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于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于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

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翫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翫好老子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呂蒙論

陳亮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末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以為將遂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置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校先烈雄據江

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和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臯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

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固自改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石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蚕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

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蚤
夜之所以為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
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
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
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于馬超以斷操
之右臂而遂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為也使斯人
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
也顧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
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滕羨論

鄭鮮之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
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
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
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
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
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
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弄
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

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嚴情之謂也
若王陵之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榮
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膝
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
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膝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
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
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
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開人事溫公則見逼
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

勸割無有如膝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
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
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
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
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
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為國不可許
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
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任
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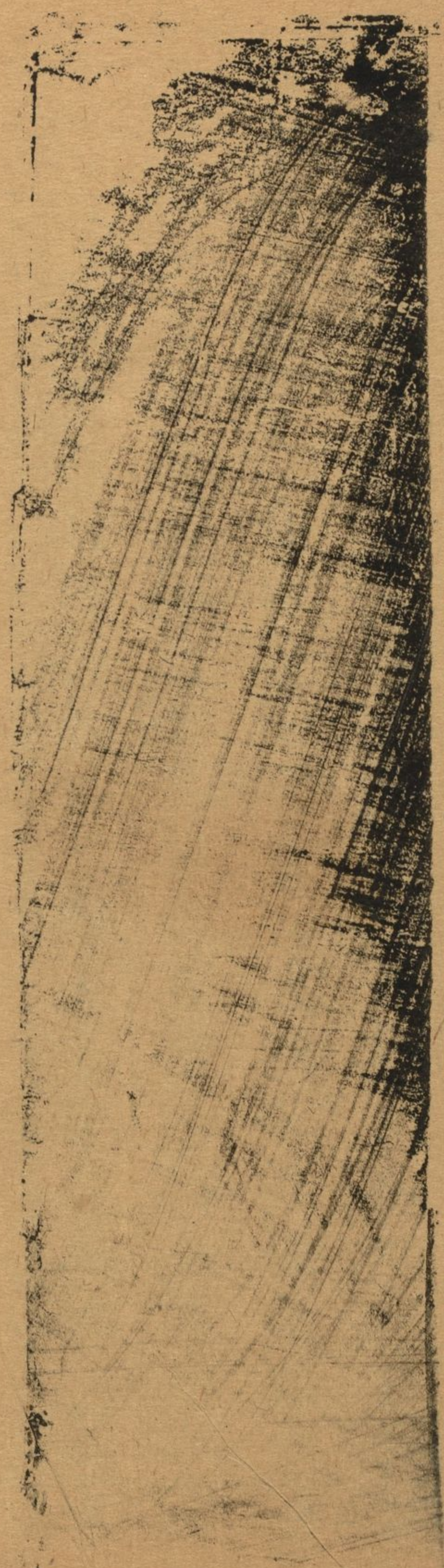
子可顧法而不復惟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
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
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
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
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
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
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之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
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
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

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
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法文除
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
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
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
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
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
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
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

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
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
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
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
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
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郟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
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嘆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
後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滕令生
無所衛鞭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
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
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
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自
碑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
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
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
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

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
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晉總論

千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冀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
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
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
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
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
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
 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閩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
 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
 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
 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
 衆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
 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

被野餘糧樓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
 取資于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
 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
 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
 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閹伯實沈之卻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
 而顛墜殘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
 譽脅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後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
 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

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
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彌抗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
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
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
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遂上非
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

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
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甦靜也器大者不可
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
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
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
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
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

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
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
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
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
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
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
積實粟卽有卽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卽之龜身服厥

勞故其詩曰乃畏糗糧于橐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
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
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
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貺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
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遂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主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濁為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動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々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

一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于婦人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躓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于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彭亂于外內其所由来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喻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卷之六
三

